



科幻大师
世界丛书
主編：姚海軍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代表作

TUF
VOYAGING
图夫航行记



GEORGE R. R. MARTIN

【美】乔治·马丁 著 朱佳文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UF
VOYAGING
图夫航行记

GEORGE R.R.MARTIN
【美】乔治·马丁 著 朱佳文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uf Voyaging by GEORGE R.R. MARTIN
Copyright: © 1986, 2003 BY GEORGE R.R. MART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夫航行记/[美]马 丁 著; 朱佳文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5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 - 7-5364-6992-1

I. 图… II. ①马… ②朱…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3476号

图进字:21-2008-59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图夫航行记

著 者 [美] 乔治·马丁
译 者 朱佳文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李 珉
封面设计 徐 杰
版面设计 徐 杰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2.5
字 数 28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5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套 价 29.00元

ISBN 978—7—5364—6992—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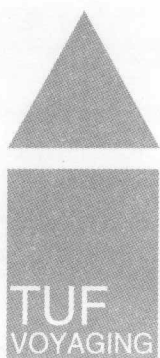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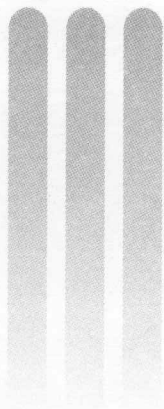
目 录

TUF VOYAGING

- | | |
|-----|---------|
| 1 | 引子 |
| 9 | 灾星 |
| 107 | 面包和鱼 |
| 177 | 守护者 |
| 227 | 第二份食物 |
| 271 | 诺恩家族的野兽 |
| 309 | 叫他摩西 |
| 347 | 天赐的吗哪 |



引子



目录(六)

物品编号:37433-800912-5442894

山迪洛文化与知识发展中心

外星人类分组

物品描述:晶体语音代码

物品发现地:赫罗·布拉纳(坐标:SQ19,V7715,121)

暂定年代:记录于约276个标准年前

分类见下:

哈兰甘人的奴隶种族

赫鲁恩族群的传说与神话

未确认疾病

贸易基地,废弃

哈罗?哈罗?

哦,它还能用。很好。

我是代理人学徒拉克·霍特文奇,在此警告任何找到这段留言的人。

黄昏降临,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太阳沉入西方的绝壁之

下，将大地染成鲜血的颜色，暮色无情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朝我逼来。星辰接连现身天际，最要命的是那颗日日夜夜燃烧不停的星星。它总是跟着我。在天空中，它的明亮仅次于太阳。那是灾星。

今天我亲手埋葬了贾妮尔。我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挖掘，从黎明到午后，直到手像火燎一样疼。当上天给我的考验终结，当最后一铲肮脏的异星泥土撒在她的头颅，当最后一块石头在她的石冢上就位，我站在她的头顶，朝坟墓吐了口唾沫。

都是她的错。当她奄奄一息时，我指责过她不止一次，在末日到来之前，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孽。她错在让我们来这儿。她错在在我们能离开时没有让我们离开。她错在她死了——是的，不用怀疑——而当我自己的死期到来之时，我将暴尸荒野。我的血肉将成为那些黑暗中的野兽以及我们曾期盼与之通商的飞人和黑夜猎手的美食。

灾星微微闪耀，将清澈明亮的光芒洒向大地。这很糟糕。我跟贾妮尔说，倒霉的星星不都应该是红色的吗？它的色彩本应更加鲜艳，包裹着猩红色光辉，在夜晚留下血与火的低语。像它这么清澈洁白，怎么会和瘟疫有关呢？最初，租来的飞船着了陆，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小小贸易基地得以开张，而它把我们放下之后就开走了。那时的灾星在这片异星天空里只不过是五十颗一等星之一，几乎无从辨认；那时我们对原住民的迷信观念一笑置之，这些落后的蛮族还以为疾病是从天而降的呢。

然而灾星随即由亏转盈，每一夜都变得更为明亮，直到在白天都清晰可见。而在那之前很久，瘟疫就开始蔓延了。

飞人们在逐渐暗淡的天空中盘旋。它们不断滑翔，远远看去，异常美丽，它们让我想起了莱兹亚星那“活海”上的布达卡——我的家乡——的影鸥。可这儿没有海，只有高山、丘陵和干燥的荒

地,我也明白,近在眼前的飞人就没那么美了。它们瘦弱又丑陋,有半个人那么高,鞣革般的皮肤在怪异的中空骨骼上绷得紧紧的。它们的双翼如鼓皮般干燥坚韧,指爪锐利如刀,窄小颅骨后方伸出钩刃状的巨大骨冠,骨冠之下的眼睛呈现出骇人的红色。

贾妮尔说,它们是智慧生物,它们会说话。我听过它们的语言,那是一种在人类听觉神经边缘徘徊的尖细叫声。我从没学会这种语言,贾妮尔也没有,但她认定它们是智慧生物,可以做生意。哈,确实,它们不想杀我们,可也不想做生意,它们会偷——这也就是它们智慧的极限了。我们之间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会死。

飞人们死了。还有那些有着庞大扭曲的肢体和粗糙的两拇指手掌的黑夜猎手,它们肿胀头颅上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犹如将熄的余烬。哈,它们也死了。尽管它们拥有惊人的力量,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能在掩蔽灾星的暴风雨中视物。猎手们居住在巨大的洞窟中,低声向着曾为之效命的主人祈祷,它们说主人是伟大的智者,必将于某日归来,号召它们重开战端。可智者没有归来,黑夜猎手却死了——正如那些飞人,正如我们在坚硬的山丘上找到的更为奇异的生物,正如那些无智慧的野兽,正如作物和树木,正如贾妮尔和我。

贾妮尔告诉我,这世界遍地是黄金,可实际上,这里遍地都是死亡。在她古老的宇航图上,这儿叫做赫罗·布拉纳,我却不会这么叫它。她知道这儿所有居民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个——赫鲁恩,即那些黑夜猎手真正的名字。它们是奴隶种族,曾被它们的大敌哈兰甘人奴役,一千年前奴隶主们被人类打败了,将他们的奴隶遗弃至今。

她说这儿是个失落的殖民地,有一大帮渴望通商交易的智慧生物。她知道得那么多,我知道得那么少,可如今埋葬她、朝她的

坟墓吐口水的人是我。真相是，如果说它们是奴隶，那无疑也是蹩脚的奴隶，因为它们的主人让它们置身于地狱之中，置身在灾星苦难的光辉之下。

最后一艘补给船到这儿来是半年前的事了。我们本该离开，当时瘟疫已开始蔓延。

飞人们缓缓攀上山巅，自悬崖滚落。我找到了它们。它们皮肤红肿流脓，双翼现出巨大的裂纹。黑夜猎手们带着满身青黑的疖子出现，向我们购买数量可观的雨伞，以保护它们免受灾星光线的侵害。补给船着陆时，我们就该走的，可贾妮尔不愿意，她自认为能辨别出杀死飞人和黑夜猎手的那些疾病，并能找出治愈那些疾病的药物。“我知道那些药品，”她说，“我们可以成为医生，得到蛮族们的信任后，发上一笔横财。”于是她不仅买下船上所有的药品，还多订购了一些，接着，我们开始治疗她能叫出名字的那些瘟疫。

下一次瘟疫到来时，她还是叫得出名字。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也同样如此。可这些瘟疫根本无穷无尽。她先是用光了药品，接着用光了名字，而今早我开始挖掘她的坟墓。她过去是个苗条活泼的女人，临死时身体却变得僵硬，四肢肿得有从前的两倍那么粗。我只好挖了个很大的墓穴，才放得下她僵直膨胀的尸体。我给杀死她的那种病取了名字，我管它叫“贾妮尔瘟疫”——哈，我对取名可不在行。我自个儿的病和她不一样，而且没有名字。只要我一走动，就仿佛有熊熊烈焰涌进骨髓，皮肤也变得苍白易碎。每当我在黎明时醒来，就会发现床单上布满了从骨骼上脱落的肌肉碎屑以及伤口渗出的鲜血。

灾星高挂头顶，那么庞大，那么明亮，到现在我才明白它为何是白色的。哈，白色代表洁净，灾星是在净化这片大地。可它洒下的却是堕落与腐朽。真是绝妙的讽刺，对吧？

我们带来了许多武器，卖出的却很少。黑夜猎手和飞人用任何武器都没法跟屠杀它们的东西对抗，它们从一开始就更信任雨伞而非激光。

我取来储藏室里的火焰枪，将一杯黑葡萄酒浇在身上。

我站在这凉爽的地方，对着这枚晶体诉说感想，一边痛饮葡萄酒，一边欣赏那些飞人，那少许几只仍然存活的飞人，看它们在夜空中起舞翱翔。远远望去，它们和活海上的影鸥如此相像。我会痛饮葡萄酒，回想当初，回想自己还是会梦见星辰的布达卡孩童之时，那大海的阵阵涛声。待美酒喝干，我将使用这把火焰枪。

（漫长的沉默）

我想不到可说的了。贾妮尔知道许多术语和名字，可我今早就把她给埋了。

（漫长的沉默）

如果有人发现了我的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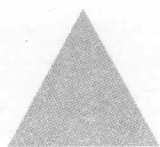
（短暂的停顿）

如果真如黑夜猎手们所说，灾星有衰退期，而留言是在瘟疫消退之后发现的，那么千万别踏进这个陷阱。这不是个平等的世界，也不是个适合生命的世界，这儿只有死亡和数不清的瘟疫。灾星必将再次闪耀光芒。

（漫长的沉默）

我的酒喝完了。

（录音结束）



TUF
VOYAGING

灾 星



“不，”凯杰·尼维斯坚定地说，“不成。蠢蛋才会跟什么星际大公司扯上关系。”

“哦，得了吧。”赛丽丝·瓦安反驳道，“我们非去那儿不可，对吧？我们需要飞船。我以前在星辰泊地租过船。简直舒适得要命，那些船员彬彬有礼，美食享用不尽。”

尼维斯回以令人生寒的表情。他的脸就是为这副表情量身定做的——棱角分明的脸盘，向后梳拢的头发，弯刀似的鼻梁，黑色的小眼睛在密实的睫毛下若隐若现。“你租船的理由是什么？”

“哎呀，当然是旅行考察啦。”赛丽丝·瓦安回答。她抄起面前碟子里的另一只冰激凌球，用拇指和食指优雅地夹住，丢进嘴里，“我监理过很多重要考察，资金是由中心那边提供的。”

“让我指着你该死的鼻子告诉你，”尼维斯说，“这次不是旅行考察，不是去打探土著的交配风俗；也不会像你的老本行那样，到处寻找正常人都当回事的晦涩知识。我们是去追寻一份价值难以估量的宝藏，找到之后，也不用装出一副要把它交还给失主的样子。你要我用不太合法的途径弄到它，可你又不相信我，上路之前都不肯告诉我那鬼东西到底在哪儿——而这个莱昂甚至还雇了保镖。好吧，我不在乎，不过你得明白，我并非山迪洛星上唯一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这里边既有利益，也有权利问题。假使你还要

继续跟我唠叨伙食问题，我拍屁股走人便是。我宁可不坐在这儿数你有几层下巴！”

赛丽丝·瓦安轻蔑地哼了一声。她是个高大丰满、脸色红润的女人，鼻息潮湿而响亮。“星辰泊地是家知名企业，”她说，“除此之外，救援法——”

“根本没有意义。”尼维斯说，“山迪洛有一套法规，克莱勒诺马斯另有一套，玛雅那儿有第三套，随便哪套都没有半点儿作用。而且如果真的采用山迪洛法，我们只能得到寻获物的四分之一——如果能找到点什么的话。假使那颗灾星真像莱昂想的那样，假使那玩意儿真的管用，那不管是谁控制了它，都能在本星域获得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我向你保证，星辰泊地和其他星际公司都跟我一样贪婪无情，而且他们规模够大，势力够强，各行星政府都不得不防着他们。让我提醒你，以防你忘记：我们只有四个人，算上那雇工，也才五个。”他朝露齿冷笑的瑞卡·晓星点点头，“一艘大船上光做点心的厨子就超过五个。就算是小型邮船，船员的人数也比我们占优。若等他们发现我们弄到了什么，你觉得我们还能留得住吗？”

“他们敢使诈，我就去告他们。”肥胖的人类学家道。她的话音里透出些许气恼，说着抓起最后一只冰激凌球。

凯杰·尼维斯哈哈大笑，“向什么法庭告？在哪颗星球上告？况且我们得先活命才行！妈的，你真是蠢得要命的丑婆娘！”

杰弗里·莱昂不安地听着这场争吵。“好了，好了，”他终于插嘴，“脏话就免了吧，尼维斯，别这样。说到底，我们都已经掺和进来了。”莱昂个子矮小，身材方方正正，穿着军用变色夹克，上面装饰着几条在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战争中获得的勋带。他的衣物在这家小餐馆的昏暗灯光中变成了尘灰色，和那铁铲似的胡须相得益彰，而他宽阔光秃的前额浮现出汗水的微光。凯杰·尼维斯让他神

经紧张，毕竟这人恶名在外。莱昂环顾四周，寻求其他人的支持。

赛丽丝·瓦安板起脸，盯着眼前的空盘子，仿佛她的目光能再变出一盘子冰激凌球。瑞卡·晓星——也就是尼维斯说的“雇工”——身体靠向椅背，亮绿色眼眸里闪着讽刺的笑意。在土黄色运动服和银色铁网背心的包裹下，她高大结实的身体似乎很放松，几乎显得有些慵懒。她才不关心雇主们会不会没日没夜地争论下去呢。

“人身攻击没有益处。”阿尼塔斯说。很难说清这个电子人在想什么：他的脸的骨架是锃亮的金属，脸上的肌肤是半透明塑料，完全看不出表情。他右手亮堂堂的蓝钢手指和左手咖啡色的肉质手指互相交扣，两只闪闪发光的银铁眼球在黑色塑胶眼窝里平稳地转动，打量着尼维斯，“凯杰·尼维斯的观点很正确，他在这些领域很有经验，我们没有。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劝告，那让他参与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啊，正是如此。”杰弗里·莱昂赞同，“那么你有何高见，尼维斯？如果我们非得避开星际公司，该怎么到灾星上去？”

“我们需要飞船。”赛丽丝·瓦安大声陈述着这显而易见的事实。

凯杰·尼维斯笑了，“星际公司可没垄断所有飞船。这就是我建议我们在这里，而不是去莱昂的办公室碰头的原因。这鬼地方离港口不远，我敢肯定，我们需要的人就在这儿。”

杰弗里·莱昂显出犹豫的神色，“你是说自由贸易人？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声，呃，不太体面，不是么？”

“就像我。”尼维斯提醒他。

“可是……我听说他们不仅干走私，甚至还从事劫掠。该冒这种风险吗，尼维斯？”

“我们不该冒任何风险，”凯杰·尼维斯说，“也不会冒风险。关